

寻味宝丰

两个剃头匠去赶大营集

●平凡的老樊



编者按

大营村是大营镇政府所在地。该村历史悠久，春秋时期便形成村落，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。古时候的大营村处在宛洛古道的中间地带，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贸重地。大营集逢单日子就有，因集市规模大、开市时间长而声名远扬。

王老大四十郎当岁，本名王富贵，长得五短三粗。脸上几只黑油麻子，配上两只鼓得像金鱼似的眼，塌鼻梁，大嘴巴，着实其貌不扬。丑陋的王老大，从十七八岁起，爹娘就为他寻媳妇，央人说了上百铺子媒，最后还是用妹妹转着圈儿，三家转亲才成了家。妹妹嫁给河南岸桑园陈家，桑园陈家闺女嫁到下河竹园邢，竹园邢的二婚女子又转给了王老大，算是生养了后代。爹娘为他操碎了心，早早就下世了。

后街的拐子六给王老大看过相，说是他要想安生生养家糊口，一生得从事贱活，像修脚、挑夫、仵作、剃头这些下九流，不管别人看起看不起，养家糊口方为上策。

也亏得王老大听话，打光棍时学会了剃头手艺，又在下游韩店学会了响器（方言：唢呐），倒是个生意精儿。他在远近几个村庄生产队包下剃头的活，一个月有一半时间挑着剃头挑子，在几个村子里转悠，用剃头刀挣粮食。另一半时间出个“号”（方言：为婚丧嫁娶奏乐），赶个会，上个集，收入还是比下田干农活高不少。隔两天，把钱财交到老婆手里，家里也挺和睦。

上冬来，刚过腊月二十，村上的大人小孩们的剃头活透亮了，王老大便和凤凰岭的徒弟相约，去大营集上赚些现钱过年。

大营是宝丰城西三十多里外的辐辏之地，也是宛洛古道的要冲。正南是有大小百余座煤矿的韩庄、梁洼街，正北是汝州的半扎街和蟒川镇，西边是蜿蜒起伏的伏牛山深处，一条条山间小路可达鲁山、汝州，向东的一条沙土公路直达宝丰县城，是历史上“宝货兴发”的龙兴之地。

那年月，单说这鲁、宝、郑、汝有名气的大集市，唯大营镇莫属。其他村镇和县城的集市都是“露水集”，即太阳一出，露水一散，集市也就散了。唯有这逢单日的大营集是像古刹庙会一样，从早上一直热闹到傍晚，人们才会慢慢散去。

赶集的多为深山里下来的山民，轮班休假的煤矿工人。山民们头天半夜起身，肩扛木料或挑着山货、药材，一步步顺着蚰蜒小路踅下来，售卖过后再选购些日用百货回家去，年二半载下一回山，要把积攒了多日的事情办完，需要整天的功夫。而那些刚下夜班的煤矿工人，三五成群相约而至，或理发、或洗澡、或逛街，总要品尝一下集市上驰名的琥珀馍、羊肉汤。满街筒子人挤人扛，熙熙攘攘，比县城里的老日子庙会都热闹。赶过大营集的人那可是见过世面的。

有道是有钱没钱，剃头过年。年关的大营集，比往日更是热闹的翻倍。这王老大久练成生意精，知晓这年关大集上，剃头理发的生意红火得很，早就打定主意趁这年前赚上一笔了。

参星正当晌午，残月还在中天挂着，王老大就起床整理他的剃头挑子。挑子的一头是带腿子的小火炉，旁边挂着装了一帆布兜的煤块和劈柴，扁担上面又挂个黄铜洗脸盆子；另一头是一个二尺半高的小木箱子，里头装的是几把剃刀、推子、木梳、剪刀、磨刀石和照面的圆镜子。箱子后面的木架上，挂着黑明起亮的比刀布，这就是做为剃头匠王富贵的全套吃饭家伙什儿。

王老大这挑子扁担是软溜溜的桑木，中间扁宽，两头翘上来，还裹上一层尖刺朝外的铁皮。这两头尖刺的扁担另有用处，走夜路遇上野兽或强人抽出来当防身武器。

围上垫肩，把打杵帽放到另一个肩头，王老大熟练地一弯腰，把挑子搁上肩，就轻飘飘晃悠悠地出了门，往大营集市的方向走去。

天近黎明，残月挂在西天，冷嗖嗖的风从旷野上吹过来，王老大打了个寒颤，小心翼翼地过了河。心里舒坦的他，咳了两声，甩开嗓子，就唱起来自己唱过无数遍的河南坠子小段：

从西庄到东庄，
东庄有个大老王。
大老王本是王老大，
王老大就是我大老王。
王老大本是个剃头匠，
挑起了担子走四方……

顺泥河岸的蚰蜒小路溯流而上，三里多地外，是凤凰岭的地面。他放下挑子，从怀里掏出来唢呐，对着昏苍苍的村子吹了几声《百鸟朝凤》里的调子，“嘀，打，嘀……”。倾刻，村子里也有唢呐“吱哇……”回应了一声，只见一个挑子从村头影影绰绰走了出来。

王老大问：“骡子，家什儿备齐没有？别又丢东拉西的？”

叫骡子的徒弟说：“师傅，可挺当，放心吧。今儿个是头一遭让你带我赶大营集，万不敢打羼。”

两人遇大路肩并肩，遇小路一前一后，忽悠悠着挑子，扯着闲话。

王老大说：“临近年关了，这大营集上光棍儿五浪神儿（方言：地痞、无赖）可老是多，坑也多。出门在外，不比自家门口。俗话说，好狗咬不出村，弄俩钱也真不容易，可得防着点。”

骡子回答道：“嗯，师傅说得对。虽说能挣俩钱，可这剃头匠是下九流，终不是常法，如今俺说个媳妇黄了，说个媳妇黄了，黄了十来铺媒了，可丢人。说不定这辈子要打光棍了。”

王老大说：“咱凭的是手艺，一不偷二不抢，丢个啥人？手里没钱花，把锅挂起来当钟敲，才丢人。腰里粗了，你把瓦房支楞起来，缸里麦子满满当当，看媳妇不成群往家跑。桃花运来了，你挡都挡不住。”

王老大出道早，见识广，大营集赶过多次，吹牛也有功夫：“这大营集繁华，南边几个矿局的大煤矿，有上万的公家人，手里攥着一沓子老头票，到年前剪个发，光光鲜鲜，人家也不在乎三毛两毛钱。这公家人就是喜欢拽个派头，如今新社会了，公家人剃光头的少，留长发的多，时兴推个偏分、中分的洋头，你这玩推子似的手艺可是欠火候哟。”

骡子徒弟担忧地说：“咱俩的摊子别支老远，西山人厚道，剃个光葫芦瓢就行了。这些人我包了，那推平头、留洋头的公家人你揽住吧，那价钱也高。运气好喽，咱一天赚个十块二十块也说不定呢。”

王老大说：“咱这是服务行业，自身行头得先弄光鲜，要还是扩牛腿的打扮，脏兮兮的，没人往你这剃刀摊子跟前围，挣住钱才是目的。”

俩人十分兴奋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着，待日头泛红，就来到了大营集上。

日头刚刚露脸，街筒子里正上人呢。粮食市、牲口市、木材市、布匹摊上开始热闹起来，挑担的、拉车的、牵牛的、赶驴的、闲逛的，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卖吃卖喝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：

胡辣汤！羊肉汤！热油条啦！

大营的琥珀馍，香辣可口哇！

羊杂可，鲜汤带锅盔啦！

王老大带着徒弟找到老熟人门前一块空地，卸下挑子，便笼火的笼火，找水桶打水的打水。不一会儿，摊子展开，系上围裙，把剃刀蹭住“比刀布”，上下翻飞，啪啪作响，便有客人坐上了凳子。

半晌时，大营集已是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，东西街足足排有2里地。师傅俩人的剃头摊子围了不少人，有人便吆喝着：“先来后到，排队，排队！”

王老大见生意正好，便盘算着等下午集散时，可赚个过年的割肉钱，给老婆买条红围巾的钱。徒弟骡子也是兴奋不已，那脸上的皱纹也笑开了花。

突然，有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跪下给王老大磕个头，便趴在他耳朵上喃喃几声，又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王老大脸色突变，把手里的活做完，包起一套家什儿立马就走。骡子徒弟忙问：“师傅，急慌慌的，啥要紧事？”王老大回头说：“干好你的活，看好摊子，我去去就回。”

骡子干到日头落西，累得鼻塌嘴歪，连口热水也顾不上喝，眼见排队剃头的还有一长溜儿，蹲着的、坐着的，一个个在唧唧咕咕发牢骚。一个急性汉子说：“这货手头不利索，象摸鳖一样慢。”正在剃头的顾客听见对方言语龌龊，便回骂道：“你咋编着弯儿喊人哩，我说你他娘的是老鳖。”双方怒火中烧，对骂两句，这位正剃了半个头的小伙忽地一下站起来，把个骡子手里的剃刀撞飞了，头上也刮了一道血口子。双方握着拳头便要打架，看热闹的人便围了上来。

骡子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，心里把师傅埋怨了又埋怨。惶恐间，王老大分开众人走过来，忙给双方事主一个劲儿的道歉，并承诺这回剃头算是免费服务，不收钱，弥补弥补老少爷们的等候误工，算是平息了斗殴的风波。

可刮破了头的事主又不依不饶了，捂住脑袋非让赔钱不可，扬言要砸了挑子，踢了摊子。王老大好话说了一箩筐，骡子只差给人跪下，后经人说合，赔了五块钱才算完事。骡子心里像劈了叉柴一样的难受。

天快黑了，集也散了。师徒两人一边收拾着挑子一边说着话。

骡子埋怨道：“正上人哩，师傅咋慌慌张张地走了？”

王老大叹口气说：“别提了，南关赵家死了老人，要我去理发整容。随了五块钱的烧纸礼，得了五毛钱的封子，这回算是赔大发了。今儿个没挣手里几个钱，反又赔两块。唉！”

骡子今天生意虽好，可也赔了钱，便恼恼地说：“啥至近亲戚呀，急慌慌走，又随那么大的礼？”

王老大说：“啥亲戚不亲戚的，这可比亲戚还厉害。谁不知赵二旦赵司令，是大营集上的人物头儿，市管会的一把手。咱得罪不起呀。人家爹死了，咱还得去人家门口摆摊子，吹上一晚，明天还得送到墓地去呢。”

骡子十分不情愿地说：“家里老娘还眼巴巴等我回家哩。”

王老大说：“今天咱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这大营集地面上，是人家说了算呀。咱以后要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刨食，巴结还来不及呢。”

骡子嘟嘟囔囔，十分丧气地说：“今儿个算是白忙活了。”说罢挽起裤腿让王老大看：“你看看，一天没挪窝，俩腿都站肿了，白干了。”泪就扑扑嗒嗒地落了下来。

王老大说：“今天咱去帮这个忙也不亏，赵司令说了，赶明年喽，给咱包下两个煤矿的活儿，那可是上千号人的头，够咱忙活，也足够家里人吃了。说不定你能积攒下大钱，还管翻盖大瓦屋呢。”

骡子忙问：“真的假的？”

王老大说：“那会有假，人家赵司令可是大营街的地头蛇，黑白两道通吃。那人家算事儿，一口唾沫一个钉呢。”

骡子顿时来了精神，随着王老大一前一后晃悠着剃头挑子，出了南关大街，直奔净肠河桥头而去。

等家家户户亮起灯时，那赵家院里便传出来呜呜咽咽的唢呐声。

那冲向夜空的唢呐声，随风飘荡在镇子的上空。似乎有赵家人的悲伤，有两个剃头匠的惆怅和不甘。